

认识菩提心

济群法师

2003年9月，济群法师在戒幢佛学研究所为学员们开讲《认识菩提心》系列讲座。

在为时一周的讲座中，法师从“普通人的发心”开始，层层深入，详尽阐述了菩提心的重要性、菩提心的殊胜、菩提心的发起因缘和菩提心的实践原理。法师立足于华严的见地，结合唯识、中观的思想及藏传大德对菩提心教法的开示，并参照自身的修学体验，对菩提心教法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诠释，使得一向被人们当作口号的菩提心的教法，得以从理论走向实践。

“发心”这两个字，想必大家都很熟悉。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长辈们要求我们发心，许多同辈之间彼此也会用发心来相互鼓励。但细究起来，有几个人能真正认识到发心的意义？又有几个人能将“发心”发得到位、发得准确、发得有水平？事实上是很少的。因而在很多情况下，发心似乎已经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。

在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中，几乎都有关于发菩提心的教诫。《华严经》云：“忘失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业。”这句经文被省庵大师引用于《劝发菩提心文》，在汉传佛教界广为流传，发人深省。离开菩提心，在修行上的所有努力，都将成为生死之因。《大般若经》云：“云何菩萨摩訶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乘于大乘？满慈子言：舍利子！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。”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即菩提心。印顺法师在《学佛三要》中引用了这段经文，并提出了大乘佛教的三大要领：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性空见，充分说明了菩提心在大乘菩萨道中的重要性。

西藏的宗喀巴大师在《菩提道次第论》中，将修学佛法的要领归纳为三主要道：即出离心、菩提心、空性见。我觉得这一归纳非常精辟，发出离心不是为了个人的出离解脱，而是作为菩提心生起的基础。因为大乘佛教是立足于菩提心，成佛就是菩提心的圆满成就，所以性空见也是为菩提心服务的。从菩提心的发起到成就，必须要通过性空见的指导。如果没有性空见，即使凡夫心尚且难以摆脱，更何况无上菩提的成就呢？

汉传佛教是大乘佛教，但在中国的弘扬过程中，并没有很好地实践大乘精神。汉传佛教虽有八个宗派，但最后基本归于禅宗和净土。而禅宗和净宗的修行人，很多充满浓厚的出世色彩。修禅的无非是了脱生死，念佛的一心往生西方，也还是了脱生死。问题的关键还在于，他们基本都是以个人解脱为主要目的。如果仅仅为了个人解脱而修行，显然不是大乘的发心。

为什么充满积极利世思想的大乘佛教，来到中国之后演变为具有浓厚出世色彩的佛教呢？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菩提心，因而在修行上不知不觉偏向以追求出世解脱为主。

大乘和小乘的区别在哪里？很多人往往会从教理上进行区别，似乎学习大乘教理就是菩萨行者，学习小乘教理则是声闻行者。其实并非如此，区别大乘和小乘的关键是在于发心和对发心的实践。如果我们发菩提心受持五戒，那么五戒就是大乘的五戒，就是菩萨行的组成部分。如果只为个人解脱而发出离心，即使学习至圆至顿的《华严》，也一样是小乘。

在当前的佛教界，许多人对发菩提心的内涵缺乏了解。不知道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发心？怎样将心发到位？发心到位之后又应该做些什么？如何使发心持续稳定地发展？对于这一系列问题，大多数人都不甚了了，菩提心自然也就无从发起。

要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先从普通人的发心谈起。

一、普通人的发心

这里所说的普通人，是指社会上那些没有学佛的人，他们不自觉中也在发心。因为他们每天都有无数想法：想锦衣玉食、想财源滚滚、想仕途光明；更有甚者，还想着坑蒙拐骗、损人利己。事实上，每种想法都不是凭空而有的，皆有各自的心理基础。这个基础或是贪心、或是嗔心、或是我慢心、妒嫉心、乃至邪知邪见。而这一心理基础，又会引发相应的行为。

1、凡夫心的形成

每个行为在完成过程中，一方面会成就客观上的事实，比如为谋利去开公司，经过几十年努力成就一番事业。而在另一方面，这一行为更成就了我们的凡夫心。如果开公司的心理基础是贪心，那么在经营过程中，对公司的贪著之心也会随之增长，最后这个公司就成为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社会上不少青年为了恋爱寻死觅活，也不是刚开始就严重到这一地步，不可能一见面就再也无法分开。也是经历了相恋的过程，使彼此的贪著之心越来越重，以至发展到无与伦比的程度，觉得失去对方就失去了整个精神支柱。

凡夫心正在这样不断滋养起来的。用唯识理论来理解，就是“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”。这两句话虽然简单，但已将心行运作的规律揭露无遗。“种子生现行”就是重复的过程，当然这不是简单的重复。因为心念的重复是变化的，会介入自身的经验和想法，最后形成贪心、嗔心、我慢心、妒嫉心等各种心行。尤其是在现代社会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做事业要面临很多考验，甚至可以说是处处陷阱，容易使人不自觉地走向堕落。最后事业虽然成就了，但内心世界却被染污得面目全非。

从这个意义上理解，发心就是通过外在的想法和行为，最终引发并成就自己的某种心理。所以说，我们每做一件事，不仅要考量客观的结果，更要考量它究竟成就了怎样的心。事业是短暂的，而凡夫心的作用不仅会左右我们的今生，更会影响到未来。

世人以凡夫心为基础，产生种种想法及行为，因而成就了凡夫的品质。所谓凡夫品质，从根本来说，就是我法二执及贪嗔痴烦恼。当然，每个人的执著有不同取向，从而展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。凡夫心的力量强弱，取决于我们对它的培养。习惯贪的人时刻都在张扬自己的贪心，习惯嗔恨的人时刻都在张扬自己的嗔心，这些现象我们很容易在生活中观察到。如果不进行反省及制止，贪心和嗔心随时都会寻找目标并采取行动。久而久之，使贪心和嗔心变得无比强大。

心灵是在重复中成长的，每重复一次就壮大一次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乃至起心动念都加以审视和调整。

2、良好心行的培养

每一种技能的获得，也必须通过正确的重复。比如我们学打球，必须反复练习才能获得正确的姿势。有些姿势看似简单，但要学得规范也很不容易。即使学会了，还需要经过相当时间的巩固。因为我们在此之前往往已形成某种习惯性的姿势，一旦稍有松懈，马上会恢复到原有习惯中。只有在特别用心注意时，才会作出准确的姿势。

事实上，行为习惯也代表着心灵习惯，两者统一的。但从心灵到行为上的落实，确实需要通过训练，这种训练可能要百次、千次乃至万次，随时将自己的观念和和行为调整到准确的状态，然后不断重复。当这种重复在心行上获得稳定之后，就是定。事实上，定并没有那么神秘，稳定地延续下去就是定。当正确的身心行为稳定之后，就会发挥出强大的能量。不然，它的力量是很微弱的。

正念的获得也需要训练。所以，念佛必须时刻忆念“阿弥陀佛”的名号，将一句名号周而复始地重复、重复、再重复。那么，重复的关键在哪里？就是在心行上有正念作为指导。否则的话，重复训练会将一些错误的观念和和行为固定下来，成为难以改变的不良习惯。

正见能够指导我们调整身心，帮助我们作出判断：这个状态应该舍弃、那个状态应该舍弃，通过不断舍弃，将心行调整得不偏不倚。正确的见地还会告诉我们：在这一状态中，应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；否则又会落入怎样的状态，等等。这也正说明了经教的重要性，因为经教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见。但学习经教必须找到立足点，而这个立足点是在我们的心行而不是经教中。所以，学习佛法的重点是在我们内心，而不是书本中。

培养正确的发心非常重要。凡夫的发心基础是错误的，所以最终训练出来的就是凡夫心，是贪心、嗔恨心；而不是觉悟的心，不是慈心、悲心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能以训练凡夫心的功夫，用于训练佛菩萨的品质、训练觉悟的心，也会很快成就的，可能所用的力气还不需要百分之一。关键是我们不懂得什么是觉悟的心，更不懂得怎样去训练。如果我们找对了方法，觉悟并非遥不可及。我们翻开古德的传记，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在善知识的点化下当下顿悟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成就不应该是不可企及的事。佛陀在世时，很多人听闻佛陀说法后，当下证得阿罗汉果。如果很难的话，不可能当下成就。所以修行应该有简单的一面，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方法和入手处。

二、学佛人在发心中的误区

普通人因为从凡夫心出发，所以成就了凡夫心。那么学佛者的发心是否就正确呢？其实也不尽然。很多学佛者的发心，并没有摆脱原有的心行习惯，也不属于正确的发心。

1、基于某种贪著而发心

学佛者的发心往往存在两种误区。一是从开始发心就不对，是带着某种贪著开始学佛。深究起来，可能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以此作为起点。

有些人是被寺院庄严的环境所感染，走入寺院后觉得非常安详，因而发心前来学佛，觉得住在寺院享享清福就是人生的至高境界，其实他只是贪著于方外之地的氛围。有些人是被清静的梵呗和僧人的念诵所打动，学佛之后天天跟着唱念，以为这就是最好的修行了，其实他只是贪著于梵呗。也有些人贪著于佛教高深的哲理，觉得研究佛学很有深度；还有些人贪著于佛教辉煌的艺术，觉得佛教的艺术殿堂中有丰富的宝藏……等等。若是缘于对某种境界的贪著而发起学佛之心，那么在学佛过程中，贪著往往也会随之增长。

如果把佛教当作学术来研究，到最后写文章、出成果就成为学佛目的了。一旦有了成果、出了专著、评了职称之后，就会觉得学佛的任务已经彻底完成，人生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。还有很多人把佛教当作纯粹的哲学来考察，对佛教哲学的兴趣远远高于对解决人生问题的重视，这一类也大有人在。民国年间支那内学院的研究，基本上都落入哲学式的研究，而不是基于对生命的关怀。甚至有些人是奔着佛教的利益而来，把寺院当作谋生场所，就更是错误的发心了。

仔细分析起来，绝大部分人都是由类似的因缘走入佛门。真正感悟到人生无常，为寻找生命出路，为了生脱死，为成佛作祖，为利益一切有情而学佛的，实在是少之又少。如果在发心之后继续缘于对一些外在现象的贪执，没能在目标上有更高的提升，最后成就的可能都是贪著之心、我法二执。这是在发心中的第一种误区现象。

当然，从贪著入门也并非绝对不可。《维摩经》曰：“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。”也就是说，先以某种方便使人们对佛教产生兴趣，然后逐步对其进行引导。比如澳洲的一些道场，便免费为大家提供素食。很多人到寺院来并不是对佛教有兴趣，是奔着免费素菜而来。但他们到寺院的次数多了，渐渐对佛教产生了感情，然后听听讲座、读读佛教书籍，认识也会有所提高，最终转入正确的发心。所以说，如果不是停留在贪著的基础上，而能通过闻思经教来树立正见，并以正见为指导，“勤修戒定慧、熄灭贪嗔痴”。那么，尽管是从贪著开始，最终却能放弃贪著，同样可以成就解脱。

2、发心过程中误入凡夫心

第二种误区现象，是从正确的发心开始，的确是为追求解脱或成就佛道而学佛。但这种发心是否就能持续下去？是否就能保持永久的纯正性呢？

我们知道，发心只是一个开始，只是一念的力量。而这个刚刚生起的正念像婴儿一样，力量非常微弱。相反，凡夫心的力量却非常强大，因为它来源于无始以来的生命洪流，其力量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劲。只有当我们发起强烈的出离心和菩提心时，凡夫心才会暂时退避一下。就像猫出现时，老鼠就知趣地躲进洞里。

但我们的心不会总是处在这样的状态，尤其是当我们做事的时候。我们住持道场、管理寺院，免不了要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；到各地弘法、开设讲座，也免不了和各种类型的信徒打交道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我们往往就忘记了当初的发心，甚至将事业的成就当作修行目的。事实上，我们发出离心或菩提心去做事，最终所要成就的正果是解脱，是无上菩提，事业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。

遗憾的是，多数人在做事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忽略了自己的初心，逐渐背离了最初的目的。尤其在事业有了一定规模之后，我们甚至也会像世俗人那样，希望这项事业越做越大，希望这项事业超过别人，而忘记了修行人应以怎样的心态来做事。于是乎，所有的凡夫心都回来了。随着事业的发展，对事业的贪著也在成正比地增长。事业开展得越大，对事业的贪著之心就越强。虽然从事的是佛教事业，但和从事世俗事业的心行运作规律是一样的。

无论是对佛教事业的贪著，还是对世俗财富的贪著，两种贪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当然，弘扬佛法或护持道场能利益很多人，它所成就的福德，和贪著世间名利成就的果报截然不同。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两者在主观上所成就的贪著之心没有丝毫不同。就像在我们眼睛里，无论是放上金子还是沙子都同样有害。

很多做事的人，包括护法、弘法乃至修行的人，因为在知见上没有过关，对做事应该持有的心态不能正确认识，所以在发心过程中不自觉地落入了凡夫心。这种情况在佛教界还比较普遍，虽然在客观上成就了一番佛教事业，但也在主观上成就了典型的凡夫心。事业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后，甚至形成了山头主义、本位主义、宗派观念。其实，这些都是我执的表现。因为我执也在随着事业一起成长，到最后和修行完全是两码事了。表面看起来事业很辉煌，

弘法的影响也非常大，但我执和贪著之心也在与日俱增。

明白这个道理极其重要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可能都没注意到这一点，所以接二连三地栽了进去。我也是因为近期思考菩提心的问题，才发现了这个道理。虽然道理很简单，但意义非常重大。尤其是对同学们来说，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把握还来得及。如果我们能发起猛利的菩提心，并调整好自己的心行，在做事过程中就不会被事业所转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既然做事会做出那么多问题来，还不如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。但这样就不能利益一切众生，也就不可能成就佛道。我们知道，菩提心的修行是非常积极的。如果我们不做事，菩提心根本无法调动起来，佛菩萨所具备的品质根本无法成就。所以，必须通过修利他行来积累成佛的资粮。关键在于，要以正确的发心来做事，并始终保持这份发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利益众生的同时，在自身成就佛菩萨一般的品质。

我们应该感到幸运，能在学佛初期就了解到发心的误区。当然，仅仅了解还远远不够。如果不掌握用心的要领并付诸实践，即使知道也是白搭，因为凡夫心的力量太大了。所以，我们必须结合佛法中上乘的用心方法，在心行的训练和调整上下一番苦功，否则，明白了道理也会照掉不误。

自我诡计多端，它会寻找各种借口来调动我们的凡夫心。我们的内心世界中有无数频道，有时我们明明打开的是这个频道，却会被另一个信号更强的频道抢占。我们平时打开电视时也会遇到类似的现象。自我不仅信号强大，而且随时都在伺机而动。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每种心所都像心灵的一个频道，有的力量比较弱，有的力量比较强。哪种心所的力量最强，就会当仁不让地主宰我们。其中最危险的就是我执之心，因为它是无始以来形成的。所以，修行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我执，一旦彻底摧毁我执之后，其它烦恼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如何在发心过程中避免凡夫心的状态，是修行非常重要的环节，发心要领亦在其中。仔细分析起来，我们的内心世界十分复杂，即使在行善时，也很难保证是纯粹的利他之心。当然，利他心应该是有的，同时我执也肯定会有有的，乃至贪著心、是非心都很难避免。我们会分别应该利益哪些人，不该利益哪些人等等，其中有着很多界限。可见，我们即使在行善时，凡夫心同样会随之启动。若不及时引起警惕的话，凡夫心往往会逐渐占据主要地位，并最终取代当初的利他心，那我们所成就的也只能是凡夫心。如果我们所发的是纯粹的利他心，才

有可能成就佛菩萨的慈悲品质。

《金刚经》和《普贤行愿品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发心应该具备觉悟、利他和无限、无所得的特征。我们必须以此为标准，时时检查并调整自己的心行。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发心的误区，才有可能准确地发起菩提心，进而掌握佛法修行的要领。佛法虽然有各大体系，如大乘有唯识、华严、法华、涅槃、中观般若。但我们若能在修行上找到核心和要领，就会发现，所有大乘经论是在不同层面为我们提供帮助。唯识关于心理分析及对心灵运作规律的阐述，对我们认识如何发心帮助很大。佛法的究竟处是殊途同归，契入和修证的方法虽然不同，但归结到根本上是相通的。

三、如何正确发心

佛法的三藏十二部典籍，都是围绕我们的心性展开，是在帮助我们解读心性。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心灵，不了解心灵的种种误区，势必无法正确地发心。

佛教虽然也关心世界，但关心世界的最终目的，还是为了解决心性问题。因为我们的许多烦恼，都是因为对世界的错误认识而引起。世界和我们的心，究竟是一还是二？在一般人的眼中，心是心，世界是世界，二者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因为我们认为心与世界为二，从而使心落入二元对立的执著中。

在我们的修行中，有两个最大的敌人，即能执和所执。关于能执和所执，唯识宗为我们阐述得非常清楚：遍计所执正是我们使生命从无限状态陷入有限的开始。当我们超越遍计所执时，就能从缘起现象的当下契入空性。真理的世界因为我们的这种执著，就成了凡夫的世界。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唯识学中关于唯心的道理，直接就可以从这样的认知中契入空性。因为一切现象都是心的显现，和心是一体的，这是我们学习唯识必须了解的基本理念。

古往今来，各种宗教层出不穷，佛陀在世时就有九十六种外道。为什么其它宗教不能开大智慧、契入空性呢？原因就在于认识上的错误，因为他们把不是真理、不是空性的东西当作诸法的真实相。从究竟意义上来说，他们是在不同程度上停留在我、法二执中，执著于某一种我，或某一种法，所见到的并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。

对心性的正确认识，于修行来说至关重要。只有了解到这一层面，我们才能明确知道发心应该从哪里开始。正确的发心主要有两种，即出离心、菩提心。

1、出离心

什么是出离心？很多人发心出家时，迫切地想从家里走出来，迫切到一天都等不及了，那一刻的心态就是出离心。世间的家庭离异，双方都迫不急待地想要分手，一心只盼着越快解决越好；又或者，我们在某地呆得厌倦了，厌倦得不想再看一眼，多呆一天都是折磨，那种极其迫切希望分手或离开的心，也是出离心。至于出到哪里，当然是另一回事了。这里，只是以此说明希求出离的心态。

我们不妨反省一下，自己出家学佛、追求解脱，是否时刻保持着这份出离心？很多人刚出家时可能会有，但时间长了，出家生活逐渐演变为另一种生活方式，不过就是换个地方过日子。这并不奇怪，从心理学上说，人有一种习惯性的麻木。对于某种状态熟悉了，就会逐渐失去感觉。

我们平常看到死人，尤其是身边的亲人去世，马上会提起对死亡的警觉。但那些殡仪馆的工作人员，把尸体扔到电炉里，可能和一般人烧老虎灶差不多。这种事一般人多半不敢做，把一个曾经活生生的人推进去化成灰烬，的确是件很难下手的事。但他们每天都要面对那么多冰冷僵硬的尸体，对死亡不会再有任何恐惧和警觉。再比如，每个病人对自己的病情都看得很重，但医生每天要治疗一批批病人，病人自己认为再重要的病，在医生眼里也不过是千万患者中的一例，不会引起和病人同样的重视。这些都属于习惯性麻木。

出家生活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也是一样。出家时间长了，很容易把寺院当作过日子的环境，只想着营造一个把日子过好的氛围。所以，佛陀告诫比丘们要时常忆念生命在呼吸间，这样才会对死亡保持警觉，不再贪恋安逸的生活。

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无常是那么迫切，意识到无常就在眼前，还敢散乱、妄想、追名逐利吗？还有时间去忙这些身外之事吗？我们就会自觉地“如救头燃”般精进，并时时保持对修行的紧迫感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如果我们的心的恒常处于一级戒备状态，修行就很容易相应。

出离心的发起，是出家修行的基础。那么，究竟是要出离什么呢？就是对生死的出离、

对世间的出离、对五欲六尘的贪著的出离。真正的出离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外在的出离，一是内在的出离。外在的就是世间的五欲六尘，内在的就是对五欲六尘的贪著及由贪著引起的凡夫心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出离的不仅仅是环境，更是自身的凡夫心。事实上，出离环境的目的，正是为了出离对环境的贪著及由此引起的凡夫心。我们只有摆脱了凡夫心，才可能契入空性、解脱烦恼。

出离凡夫心，首先不能对世间有丝毫贪著之心，这是关键所在。阿含教法告诉我们，在认识上应以观苦为第一要领。苦是宗教出世解脱的基础，观人生是苦、观一切是苦，进而认识无常、空、无我，这是发起出离心的几个基本认知。

而在行为上，则应依戒、定、慧修行。我们无始以来养成了贪嗔痴等种种串习，每种烦恼串习都在设法主宰我们。我们必须通过戒的力量来阻止它，不让烦恼有可乘之机。所谓定，即通过某个特定境界将心安住其上，比如修数息观、不净观，将心安住在数息或观想不净的境界上，使烦恼妄想不再产生作用。然后再修习无常观、无我观引发无漏智慧，将烦恼执著彻底铲除。

所以说，发起出离心之后必须懂得怎样保持，并使它的力量不断壮大，直至最终获得成就。否则的话，即使发起了出离心，不久也会被凡夫心取而代之。当我们发起猛利的出离心时，凡夫心会暂时避一避。但只要我们稍稍松懈，它立刻会卷土重来。我深深体会到，修行必须像勇士般精进，否则很难有重大突破。当然，用心上的勇猛精进并不是非常强烈的作意。虽然开始时需要强烈的作意，但更主要的是指不松懈。如果长时间过份猛烈地作意，不但容易疲倦，还会落入作意的误区中。所以关键在于懂得怎么用心，否则用错了力，勇猛精进也会出问题的，所谓欲速则不达。

发起出离心的最终目标是解脱生死，依八正道而成就。在现代社会，修行的确比较困难，因为整个社会的诱惑太多，出家人的事务也太多。对于多数人来说，开始修行时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，所以对环境的要求非常严格。过去的出家人多半隐逸于山林，过着纯粹的出家生活，除了需要极少一点资养色身的衣食外，主要精力都用于修道。相比之下，我们今天的修行环境确实很严峻，修习解脱道的难度要大得多。

所以，今天的修行可能要采用一些比较猛利的方法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时间短、见效快，

立马就能截断众流。在佛教的修行中，确实就有这样的方法，可以让我们在较短时间内上路。而且在上路之后，立刻使我们保持在无念、无住、无所得的状态中。在今天，我们有必要寻找这些比较猛利的用心方便，修行才能更有把握。如果像古人那样，必须坐上十年、二十年才有些起色，今天的人肯定修不起来。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环境，我们在修行中取得的一点点进步，往往还抵不上环境对我们造成的伤害。

尽管不少人每天会拿出两小时或更多时间来念佛、修行，但其余的十几个小时往往还是在念贪嗔痴。我们用作意培养起来的正念之力还非常弱，根本抵挡不住生命无始以来的串习。这就是很多人虽然也在修行，但烦恼习气依然如故的原因所在。

如果修行是建立在凡夫心的层面，出现这样的现象再正常不过。因为我们现在培养起来的正念是建立在意识层面，想以此抵挡无始以来形成的烦恼妄念，双方力量如此悬殊，怎么可能取胜呢？就像以婴儿和壮汉搏斗一般，结果是不言而喻的。认识到修行的心行规律，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，为什么很多人的修行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。

2、菩提心

出离心只是修行的基础，进而还要发起菩提心。出离心的发展有两种情况：一是强烈的个人出离，只追求个人涅槃，属于趣寂声闻；一是从出离心开始，然后回小向大，发起菩提心。出离心是对世间贪著的出离，正是菩提心建立的基础。而菩提心所具有的无住、无所得的特征，与出离心也是相应的。两者的区别是在于能否推己及人，由个人解脱进而希望利益众生，共证菩提。

菩提心的发起具备两个内涵：一方面是广泛利益众生，一方面是追求无上佛果。两者是否存在先后的顺序呢？在发心过程中，我们究竟应以利益众生为先，还是以成佛为先呢？是为了成佛才去度众生，还是为了度众生才成佛呢？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观点。

对于大多数学佛者来说，可能首先想到的是“我要成佛”，然后为了成就佛果而去利益众生。也就是说，度众生是为了“我”的成佛。所以，菩萨在利益众生的过程中，不是将自己视为众生的恩人，而是将众生视为自己的恩人。这是因为，唯有利他才能使我们成就慈悲品质和菩提资粮。《普贤行愿品》告诉我们：“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华果，以

智慧水饶益众生，方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。”明确指出了佛菩萨和众生的关系，以众生作为成就慈悲的重要增上缘。

即使我们具备佛菩萨一样的慈悲品质，这颗种子也必须通过广泛利益众生才能成熟。而且必须是纯粹的利他心。只有当发心达到这个份上时，才能引发我们内在的慈悲品质。如果其中还夹杂着凡夫心，只能成为调动慈悲心的前奏，甚至有可能“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”。同时，我们还必须使发心积累到一定的量上，才能使菩提心完全启动。这个训练可能要通过百次、千次、万次、乃至千万次的重复。我们要每天这么想、这么做，通过不断的心灵模拟和训练来强化它。一旦发心的质和量都圆满了，我们也就和佛菩萨无二无别了。

但若是我们始终本着这样一种心态，只是将度众生作为成佛的方便，慈悲心是很难圆满的。因为我们的目标在于“我要成佛”，有这个“我”在，很难保证在度化众生时是纯粹的利他心，甚而还会有利用众生之嫌。

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利有弊。有利的方面在于，当我们度化众生时，可以明确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利益众生：因为“我要成佛”就必须利他。而弊端则在于，未能真正对众生生起“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”，只是像生病必须吃药一样，将利他当作成佛的途径和手段。如果停留在这样一种心态，慈悲心的纯度肯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
另一种观点则是，“为利有情愿成佛”。也就是说，修行不是以成佛为目的，只是为了更好地度化众生。就像同学们来到研究所进修，目的不是为了取得一个文凭，而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弘法利生，荷担如来家务。如果我们一切都是为了众生，没有夹杂丝毫其它成分，这种发心更容易达到佛菩萨的发心标准。当我们这样发心时，佛菩萨的品质在我们的生命中已经产生作用，我们当下就和佛菩萨无二无别了。这也就是《华严经》所讲的“初发心即成正觉”，换句话说，修行的开始和最终结果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

在《华严经·初发心功德品》中，对于菩萨初发心功德有着详细的阐述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发心发到位时，功德之大简直超越了我们的想象。这是因为，菩提心就是成佛之心！

那么，如何发起菩提心呢？或许有人会觉得很抽象，事实上，它有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。发菩提心的内涵是什么？就是我要度众生、我要成佛。这种“我要成佛”的心理指向，和“我要吃饭”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，只是所缘的对象不同。当然，其中还有程度和纯度的差别。

比如“我要吃饭”，有可吃可不吃和非常想吃的区别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种心行和“我要成佛”的心行也是相通的。

问题在于，我们想吃饭时会很着急，想成佛时却并没有那么迫切。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发心和“我要成佛”的发心，毕竟还有区别。我们想要吃饭的话，马上就可以吃饭。但想要成佛的话，怎么才能成就呢？相对来说会显得比较难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正是因为我们不能真正认识到成佛的意义。所以，我们发心时还要有一个所缘的境，也就是佛果的功德。

《华严经》等很多经论里，都有大量经文来说明佛果的功德。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佛果功德的殊胜，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就佛果，才有可能发起强烈的菩提心。

在我看来，整个大乘经典阐述的修行方式，从菩萨的愿力到菩萨戒，及大乘华严、般若的见地，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菩提心的成就而展开。只有通过发菩提愿、持菩萨戒、行菩萨道，才能使菩提心开花并最终结果。所以说，菩提心既是修行中的一个着力点，也是最终所要成就的结果。如果不发菩提心的话，我们的修行就无法找到扎实的立足点。

四、菩提心的殊胜

我们已经了解到，学佛的正确发心是发菩提心。但在佛教界，不少人仅仅将发心作为口号，却不曾付诸行动。原因何在？我想，应该是对菩提心的重要性缺乏认识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过去对菩提心的认识也很肤浅。虽然时常会提到发心，可也和很多人一样，并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中。自从接触《华严经·初发心功德品》后，被菩提心的力量所震撼。回顾多年所学，并进一步翻阅大乘经论，才深切意识到发菩提心的意义所在。

1、菩提心的殊胜

和许多大乘经典一样，《初发心功德品》亦以校量的方式来阐述发心功德。经中运用了十一个比喻，分别为：利乐众生喻、速疾步刹喻、知劫成坏喻、善知胜解喻、善知诸根喻、善知欲乐喻、善知方便喻、善知他心喻、善知业相喻、善知烦恼喻、供佛及生喻。

本品主讲者为法慧菩萨，当机者为天帝释。经文开篇，天帝释即向法慧菩萨询问：菩萨初发心功德究竟多大？法慧菩萨首先是以利乐众生喻进行说明，经文大意为：假使有人以一

切乐具（能为众生带来利益安乐的物质资生用品），供养十方世界中多达十阿僧祇的众生，历经百劫；然后教化他们修习十善道，以此法供养历经千劫；然后教化他们修习四禅，长达百千劫；然后教导他们修习四无量心，长达亿劫；然后指导他们修习四无色定，长达百亿劫；然后指导他们依解脱道修行，令得须陀洹果，长达千亿劫；然后又指导他们修行，令得斯陀含果，长达百千亿劫；然后指导他们安住阿那含果的修行，长达那由他亿劫；然后指导他们阿罗汉果位的修行，长达百千那由他亿劫；然后又教化安住成就辟支佛道的修行。

法慧菩萨运用这一系列比喻说明之后，反问天帝释：佛子！你看此人功德有多大？天帝释答言：此人功德实非凡人可以想像，唯有佛陀才能知晓。

法慧菩萨接着说：此人功德虽不可思议，但比之于菩萨初发心功德，却不到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、百千分之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之一。换言之，菩萨初发心功德超过以上功德的百倍、千倍、百千倍、优波尼沙陀倍。优波尼沙陀是梵语的数量单位，为最大的数量词。

接着，法慧菩萨又连续演说十个比喻，层层递进，以此较量菩萨初发心的功德。在这十个比喻中，后后功德胜于前前。故每一喻皆以“且置此喻”作为开端，舍置前前，更举后后，以此标举菩萨初发心功德之殊胜难思，至高无上。

了解到初发心的殊胜功德，我们在心向往之的同时，或许也会产生一丝疑惑：菩萨初发心为何具有如此功德呢？菩萨初发心究竟与凡夫、二乘人的发心有何不同呢？针对这一疑问，法慧菩萨进一步作出说明：

天帝释！一切诸佛初发心时，不仅以一切资生用具供养十方世界中一切众生；也仅教化众生修习五戒、十善，修习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色定，并帮助他们获得须陀洹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、辟支佛道。初发心菩萨并不以此为满足，更在此基础上，发心令如来种性不断并传播到所有世界，发心度化一切众生成就佛道。

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菩萨初发心与凡夫、二乘人发心的根本区别，在于前者是以无限之心行广大善行，而后者却是有限的。此处所说的有限包含两个方面：一是数量有限，尽管“十方十阿僧祇”这个数字已大得难以想象，但毕竟还是有限的；二是成就有限，无论是以资生用具令众生获得安乐，还是指导他们成就声闻四果乃至辟支佛道，皆是有限有上的果位，非为无限无上的佛果。

从有限的发心出发，度化有限的众生，成就有限的果位，最终成就的功德必然是有限的。再多的有限相加，不过是更多、更大的有限，绝不能和无限相比。而菩萨初之发心，是以无限的众生为利益对象，以无限的佛果为成就目标。

或许有人会感到不解：众生如微尘般数不胜数，诸佛菩萨可能度尽吗？久远劫来，已有无量诸佛成就佛道，若诸佛皆须度化一切众生后方证菩提，为何还有无数众生沉溺于生死轮回之中？众生并未度尽，而诸佛已然成就，此又作何理解？

我们要知道，菩萨发心度化一切众生成就佛道，并不意味着要等众生全体成佛之后，功德才能圆满。如是如此，恐怕无人能成就佛道。因为众生是无限的，而佛菩萨之出世度众生，还需因缘具足。唯有众生自身的善根福德因缘成就了，佛菩萨才有能力度化他，否则也是枉然。

如果菩萨发心度脱一切众生，并在修行中逐渐成就这一发心，那么，当他能对一切众生生起无限、平等的慈悲时，也就圆满了诸佛所具有的心行和品质，当下便与佛无二无别了。反之，若在其心目中还有一个众生被厌弃，菩萨就不能圆成无上佛果，因为他的慈悲心还不彻底。

在教界广为流传的《普贤行愿品》，正是普贤菩萨为我们成就诸佛无量功德所提供的修行捷径。《行愿品》的核心内容为普贤十大愿王：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住世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从以上内容看，似乎也很平常，多数佛教徒都不会感到陌生。然而在《普贤行愿品》中却被尊为“愿王”，原因何在？

《普贤行愿品》出自《华严经》，其修行立足于华严境界之上。这一点，主要表现在每一愿的开端和总结。如“礼敬诸佛”，其始为：“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数诸佛世尊，我以普贤行愿力故，深信信解，如对目前。”其终为：“虚空界尽，我礼乃尽；以虚空界不可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。如是乃至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礼乃尽；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；身语意业无有疲厌。”

“礼敬诸佛”，似乎多数学佛者都会。但一般人从狭窄的凡夫心出发，礼敬的内涵亦很

狭窄。而在普贤菩萨之广大行愿中，是以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一切诸佛作为礼敬对象，并且不是礼敬一天、一年乃至一生，而是尽未来际永不间断。纵使海枯石烂、虚空界尽，亦恒常依普贤行愿修持礼敬法门。

其余九愿的境界，皆亦如是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，普贤行愿之所以被尊为愿王，关键就在于它立足于无限，以无限之心行无限善行。礼敬诸佛是以一切诸佛为所缘，度化众生同样是以一切众生为所缘，并且都是尽未来际。在对象上是无限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众生被排除在外；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，既没有停息之时，也没有结束之日。

依《华严》的见地发心、修行，是以无限为起点，而“无限”二字，正是菩萨初发心功德不可思议的关键所在。依有限的发心，即使做再多的利生事业，成就终归还是有限。若欲成就佛果的无量功德，必须建立于无限的发心之上。我们知道，任何一个数字乘以无穷大之后，结果必然是无穷大。同样的道理，以无限之心修持善行，所行虽然有限，所获乃是无限。所以，若初发心菩萨以无限之心行利生事业，便能于念念中成就无限功德，圆成佛道资粮。

2、菩提心是入大乘门

如何区分大乘与小乘？很多人都以为，学习大乘经典便是大乘行者，学习小乘经典便是小乘行者，却极少从自己的发心进行考量。汉传佛教为大乘佛教，因而，中国佛教徒多以大乘行者自居，似乎这一身份的获得是理所当然的。

何为大乘？宗喀巴大师在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中说：“此中佛说有波罗蜜多乘及密乘二种，除彼更无馀大乘矣。然此二由何门而入耶？唯菩提心是。此于身心何时生起，虽其他之任何功德未生，是亦住入大乘；若何时与菩提心舍离，则纵有通达空性等功德，亦是堕入声闻等地，退失大乘。”这里，以菩提心作为衡量是否大乘的标准。唯有发起菩提心，方为大乘行者。反之，即使证得空性，成就种种功德，也只是自度的声闻行者。

菩提心与空性慧为佛法修行的两大内涵，如鸟之双翼，缺一不可。《略论》云：“如是无上菩提心者，是佛苗因中如种子之不共因，通达空性之慧者，如水粪等，是三种菩提之共因也。”明确告诉我们：空性慧乃成佛之共因，而菩提心则为成佛之不共因。所谓共因者，即三乘圣者皆依空性慧而成就，为三乘修行之母。所谓不共因，是因为三乘之中，唯有佛道

的修行中才必须具备菩提心。换言之，发起菩提心之后才是真正的佛子，是合格的大乘行者。

但在汉传佛教的传统中，似乎更重视空性慧的成就。教下行者通过数十年的学习，主要是为了获得正见，并依此修习止观，最终契入空性、成就空性慧。宗下更极为重视见性，以见性作为修行的根本目标，似乎见性便可囊括修行的一切。或许是因为对空性慧的特别偏重，所以，虽有不少大乘经教都在强调六度四摄的菩萨行，但并未引起四众弟子的普遍重视，将之落实于真修实履的更不多见。

菩萨行是菩提心的具体实践。事实上，因为忽略了大乘佛教建立的基础——菩提心，相当一部分人的行持早已落入小乘乃至人天乘。既没有慈悲众生的济世情怀，更没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。他们也许从未思考过：作为一个大乘行者，究竟应当成就怎样的品质？这一流弊，使得汉传佛教更接近于超然出世的解脱道，而非积极利生的菩萨道。

五、菩提心的种类

菩提心是成就佛道之心，是利益一切众生之心。佛果的无上菩提，正是菩提心的圆满成就。关于菩提心的种类差别，在大乘经论中有各种不同的说法。简要地说，可以归纳为两类：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。

1、愿菩提心

所谓愿菩提心，是将菩提心转化为愿力。学佛首先要发愿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立志。“志当存高远”，志向越高，成就也就越大。发菩提心不是空洞的口号，怎样才能体现我们的菩提心？最基本的表现方式就是发愿。

《瑜伽师地论·菩萨地·发心品》说：“复次菩萨最初发心于诸菩萨所有正愿。是初正愿普能摄受其余正愿。是故发心以初正愿为其自性。又诸菩萨起正愿心求菩提时，发如是心，说如是言：愿我决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作有情一切义利，毕竟安处究竟涅槃，及以如来广大智中。如是发心定自希求无上菩提，及求能作有情义利，是故发心以定希求为其行相。又诸菩萨缘大菩提，及缘有情一切义利，发心希求，非无所缘，是故发心以大菩提及诸有情一切义利为所缘境。”

这段经文包括了发心的自性、行相、所缘。发心的自性指菩萨最初发起的正愿，即“愿我决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作一切义利，毕竟安处究竟涅槃”。这是以发菩提心的自体为希求无上菩提及利益一切众生的愿力。愿菩提心代表着佛道修行的开始，也是修习菩提心的初级阶段。

愿菩提心是一种愿望，作为一种心行，它有着自身的特征，也就是“希求”。希求是极为普通的心行，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种种希求中：希求可口的饭菜，希求豪华的住宅，希求舒适的环境等等，然后就会为了满足种种希求而努力奋斗。同样，佛道的修行也是从希求开始。所不同的是，我们现在希求的不是金钱地位、衣服饮食，而是无上菩提及利益一切众生。因为菩提心正是以无上菩提及利益一切众生为所缘境。当我们缘这两点希求而付诸行动时，便开始踏上了成佛之道。

所以，发心之后的首要问题便是发愿，将菩提心转化为精进不退的愿力。十方三世诸佛的成就，正是我们修行的最佳榜样：阿弥陀佛在因地名法藏比丘，因亲近世自在王佛听闻佛法而发无上菩提之心。希望成就庄严的佛国净土，以此利益众生。乃向世自在王佛请教。世自在王佛为法藏比丘演示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，使其了解这些国土中天人之善恶，国土之粗妙。法藏比丘观看之后，以五劫思维，方形成极乐世界的蓝图及四十八愿的构想。于是，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佛前发四十八大愿，由此而有西方极乐世界及阿弥陀佛的成就。

菩萨道的修行有大悲、大智、大愿、大行四大内涵，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大悲观世音菩萨、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、大行普贤菩萨和大愿地藏菩萨。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记载：地藏菩萨于不可说不可说久远劫前，身为大长者子。时有佛号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，长者子见佛相好，千福庄严。因问彼佛：作何行愿，而得此相？时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告长者子：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。时长者子因发愿言：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，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，尽令解脱，而我自身方成佛道。因地藏菩萨于师子奋迅如来前发如此大愿，历经百千万亿那由他劫，仍以菩萨的身份出现，广度众生。

此外，我们熟悉的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皆于因地发起广大誓愿。这些愿力有着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利益一切众生。对于凡夫来说，总是为个人利益奔忙：我要成就什么，我要得到什么。但佛菩萨的愿力是以利他为核心，每一愿皆从利

益众生出发。不论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，还是药师如来的十二大愿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，无一例外。

我们大家经常念诵的四宏誓愿，正是对佛菩萨愿力的高度概括。“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”这是何等广大的悲心和宏愿。

或许有人会觉得，那是诸佛菩萨的境界，我等凡夫如何能望其项背？我们要知道的是，诸佛初发心时亦未成就，也和我们一样身为凡夫。他们在发愿之后，也并未立即成为诸佛菩萨，而是历经长劫修行，难行能行，方圆证菩提。他们若不曾迈出最初一步，如何能成就无上菩提？如果我们迟迟不迈出这一步，也将永远停留于凡夫的身份。

学佛，归根到底就是学佛所行。诸佛菩萨的修行始于发愿，我们亦当如是效仿，将对无上菩提和利益一切众生的希求，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。能否真切地生起这种殊胜希求，取决于我们的认识程度。倘若我们对此只有泛泛的认识，自然无法发起恳切殷重之心。唯有深深意识到这是生命的唯一出路，我们才能生起强烈的希求。

但发愿仅仅是修行的开始，如果发起后就不再忆念它、巩固它，这一念心可能很快就会淡化甚至消失。因为发愿只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播下了一颗菩提种子。与无尽生死中形成的凡夫心相比，它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。如何令这颗种子的力量壮大呢？《略论》关于菩提心的修法值得我们借鉴。

发菩提心，是修行中的头等大事。因此，发心之时应有庄严的受持仪轨。行者在阿遮黎耶前，右膝著地，合掌而发其心念云：“阿遮黎耶存念，我某甲，于此生及馀生，施性戒性修性所有善根，自作教作见作随喜，以彼善根，如昔诸如来应正等觉及住地诸大菩萨，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如何发心。我某甲，亦从今时乃至菩提，于其中间于无上正等广大菩提而为发心。诸未度有情为令得度，诸未解脱为令解脱，诸未出苦为令出苦，诸未遍入涅槃为令遍入涅槃。”如是三说。

受持菩提心之后，为令已发之愿心恒不退转，应昼夜各念诵“诸佛正法菩萨僧，直至菩提我皈依，以我所修诸善根，为利有情愿成佛”三次，每次三遍。

通过受持仪轨和昼夜数次念诵的反复熏习，菩提心就会在生命中熏下坚固的种子。受持者越虔诚，受持气氛越庄严，所熏种子的力量就会越强大。心行是需要因缘滋润的，不断忆

念菩提愿力，就是不断为我们所播下的菩提种子浇水。时刻执我，会使我执念念增长。同样的道理，时刻忆念菩提心的殊胜，就会使菩提心的力量与日俱增。

我们必须明确，发菩提心的行相是希求，所缘是无上菩提及利益一切众生。若以财色名食睡为希求、为所缘时，便落入了凡夫心；若我们只愿利益少数众生或自己的亲人时，也与菩提心差之甚远了。所以，我们应时时告诫自己，以希求无上菩提和利益一切众生为人生唯一目标。

2、行菩提心

发愿之后，必须将之付诸于修行实践。整个菩萨道的修行，都属于行菩提心的范畴，内容主要为六度四摄。六度为布施度、持戒度、忍辱度、精进度、禅定度、般若度。经论中亦有十度之说，即在六度之外加上方便度、愿度、力度、智度。四摄为布施、爱语、利行、同事。

从名称上看，菩萨行似乎并没有多少奇特之处。从人天乘到解脱道的修行中，都有这些内容。那么，菩萨道的六度四摄，其不共之处又在哪里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《辨中边论·无上乘品》提出了十二种最胜，以显示大乘行者所修六度的殊胜。

十二种最胜的内容是：菩萨修习六度终不欣乐一切世间荣华富贵，志向广大（广大最胜）；以无数劫的时间修习（长时最胜）；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（依处最胜）；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（无尽最胜）；认识到自他平等（无间最胜）；于一切有情所修善法深生随喜（无难最胜）；以虚空藏等三摩地为依（自在最胜）；无分别智之所摄受（摄受最胜）；在胜解行地上品忍中发起（发起最胜）；在极喜地中成就胜义菩提心，发起无漏行（至得最胜）；第八地（等流最胜）乃至佛地（究竟最胜）圆满。

关于菩萨道的修行，在法相唯识学的本论《瑜伽师地论·菩萨地》中有更为详尽的阐述。其中又分施品、戒品、忍品、精进品、静虑品、慧品、摄事品，对六度四摄的修行差别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阐述。其中的“戒品”，即大家所熟悉的《瑜伽菩萨戒》，由玄奘三藏单独译出，在佛教界广泛流传。

《瑜伽菩萨戒》的内容，可分为摄律仪戒、摄善法戒、饶益有情戒三大部分。摄律仪戒，

是菩萨所受的七众别解脱律仪，偏向于止恶，止一切恶，无恶不止。摄善法戒，谓身口意所作善法及闻思修三慧，着重于修善，修一切善，无善不修。饶益有情戒，指菩萨修习的一切利他行，如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等。菩萨道的核心为利他，从利他中圆满菩提果实。

《瑜伽菩萨戒》依六度四摄建立菩萨的行为规范。整个戒律的内容为四重四十三轻。其中，依障布施度建立的有七条，依障持戒度建立的有七条，依障忍辱度建立的有四条，依障精进度建立的有三条，依障静虑度建立的有三条，依障慧度建立的有八条，依障四摄建立的有十一条。针对我们在行菩萨道过程中容易产生的种种障碍，一一制订相应措施。我们若能依《瑜伽菩萨戒》检验自己的心态，调整自己的行为，就能将菩萨道的修习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之上。

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，六度的修行中，般若度是根本所在。所谓“五度如盲，般若如导”。如果不是在般若慧的观照下修习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可能只是世间善行。若不能以智慧摆脱凡夫心的作用，最终成就的，可能也只是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。唯有在般若的指导下修习，布施等善行才能成为佛道的资粮。因此，在修习六度的过程中，依闻思树立的无我、空的正见，对六度行的提升是不可或缺的。

般若与方便，为菩萨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正如《略论》所说：“方便与慧随学一分不能成佛。”《大日经》亦云：“彼一切种智，是从大悲之根本生，是从菩提心之因生，是以方便而到究竟。”佛果的无上菩提具有悲和智两种品质。佛陀所成就的大慈大悲，是以菩提心为因，通过布施等利他方便行获得成就。如果不发菩提心，即使像声闻行者那样成就空性慧，也只能使个人得到解脱，不能圆满无上菩提。

行菩提心的修习，是建立在愿菩提心的基础上。依愿菩提心而有菩萨行，并通过六度四摄行的修习使菩提心得到增长。我们最初所发起的菩提心，只是世俗菩提心，力量还很微弱。如果我们心灵中的这颗菩提种子未能得到呵护和养育，或许很快会枯干。唯有全心全意地照料它，为它创造良好的成长空间，及时地补充养分，种子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
所以，我们发菩提心之后，还要受持菩萨戒，修习六度四摄。这些广大的菩萨行，正是菩提心的最佳养料。不断修习六度四摄，菩提心才能得到巩固，才能早日圆满。

六、菩提心的发起因缘

如何才能发起菩提心呢？菩提心之根本为利他。但这个“他”，并非我们心目中特定的“他”，亦非我们喜爱的亲人朋友，而是一切众生。利益一切众生，绝非易事。若是关起门来，在内心想象着利益一切众生，相对还比较容易。因为其中没有具体的众生，不会涉及那些我们讨厌的人。但现实中的众生形形色色，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不喜欢乃至痛恨的，是平时避之尤恐不及的。但佛法告诉我们，应对一切有情生起平等心，即使是我们的冤家仇人，即使他们曾经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损恼我们，都要毫无芥蒂地平等对待。不仅如此，还要进一步对他们生起感恩之心，感恩他们成就我们的修行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的确困难重重。

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关爱和在乎的人，比如父母眼中的孩子，青年眼中的恋人。为什么不能将这份关爱和在乎普及于一切众生呢？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心。在我们现有的境界中，尚未具备关爱一切众生的心。在我们心灵中产生主导作用的，通常都是情绪，而情绪又充满着好恶和不平等。在这样一种心态下，可能做到冤亲平等吗？可能对众生一视同仁吗？即使表面能做一点，往往也非常勉强。

以平等觉悟之心利他，对心行的要求极高。但佛菩萨的品质正是这样培养的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。面对这样的困难和内心冲突，首先可以通过观想的力量，以相应的方便善巧来克服自身局限，启动内心平等利他等正面的力量。在我们生命的内在，本来具足佛菩萨一样的心，具足佛菩萨一样的无限大悲，关键是唤醒这种沉睡已久的心行，使之发挥作用。

菩提心也是缘起的，正如省庵大师在《劝发菩提心文》中所说：“此菩提心为诸善中王，必有因缘乃得发起。”菩提心乃一切善法中层次最高、能量最大的心行，其成就也最为圆满。但这种善法并非凭空而有，同样依赖于各种因缘的和合。关于菩提心的发起，通常有以下几种途径。

1、七因果次第

《修心七要》中，阿底峡尊者为我们讲述了七因果的修法，从知母、念恩、报恩、修慈、修悲、增上意乐进入菩提心。其中，知母、念恩、报恩是菩提心发起的前奏，而修慈、修悲则属于菩提心的内涵。

所谓知母，是将一切众生视为自己的生身母亲。众生无始以来都曾是我们的骨肉至亲，或为父母尊长，或为兄弟姐妹。正如《梵网经》所说：“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此外，很多佛教经典都曾论及这种关系。但对于现代人来说，“知母”能否使人生起报恩心很值得怀疑。相当一部分人，对今生的母亲都不愿孝顺奉事，更何况过去的父母？也许有人觉得，把一切众生当作儿女，效果也许会更好，因为绝大多数人对儿女都关怀备至，疼爱有加。佛经中也有类似的教导，言菩萨将一切众生当作独生子般看待。但此处为何强调“知母”呢？因为后面还涉及到“念恩”、“报恩”。人们对儿女的喜爱是本能的，是出于天性，但我们不可能对一切众生同样生起天性的喜爱，所以还是要“知母”。将众生视为母亲，是菩提心修法的开始，也是关键。

所谓念恩，是忆念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。从十月怀胎开始，不仅给予我们色身、哺育我们成长，更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悉心照料，付出难以计数的辛劳和关爱。我们在作如是观想时，应当经常诵一诵《父母恩重难报经》，其中详细阐述了父母的恩情。

父母恩重如山，我们又怎能知恩不报呢？不仅要在今生的父母生起报恩心，也要对生生世世的父母生起报恩心，还要对一切如母有情生起报恩心。在无始以来，所有众生都曾做过我们至亲的父母，不仅包括人类，也包括所有一切不同生命形态的有情。

然后就是修慈，慈即与乐之心。认识到父母对我们的恩情，就应尽力报答，使他们获得快乐和幸福，也使一切众生获得快乐和幸福。唯有对一切众生心怀感恩，慈心才能普及。修慈也是有善巧的，可以先从自己的亲人、从自己喜欢的人开始修，然后逐渐过渡到关系中等乃至漠不相干的，最后是冤家仇人，如是逐渐推广至一切有情。按这个次第修习，可以一步步拓展我们的心胸，在利益众生的同时，极大地改善自身心境。当我们心中能够容纳更多众生时，狭隘的自我也在随之瓦解。我们的心，正是由于我法二执而落入局限中，变得狭隘而渺小。若能对一切有情生起慈心，心量自然挣脱二执之束缚而得到拓展。

修悲，是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。苦有三苦及八苦之分，前者为苦苦、行苦、坏苦，后者为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盛阴苦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一切众生皆沉溺于苦海，即使暂享一时之乐，亦是长劫苦因。所以我们要生起悲悯之心，发愿将其从痛苦中拯救出来。同时，还要积极住持并弘扬佛法，若没有佛法智慧的照耀，世间将变得暗无天日。这种“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”之心，也正是我们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的强劲动力。

那么，怎样才能对众生产生不忍之心？面对众生的痛苦，我们时常熟视无睹，表现出事不关己的冷漠姿态。若是看到自己讨厌的人遭受痛苦，甚至还可能幸灾乐祸。这些都是修习慈悲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。有时，别人向我们求法或求助，我们可能脱口而出就是“没有时间”。为什么我们更习惯拒绝而不是为他人提供帮助？正是因为我们对于众生的痛苦不能感同身受。甚至，我们还会给自己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：“我现在正忙着更重要的事情。”我执非常狡猾，当我们不想慈悲众生时，它会找到各种开脱的理由，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原谅自己的错误，轻易获得心理平衡。事实上，有多少理由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理由背后的动机是否为了利他？如果不是，再多的理由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，只能将我们已有的错误变得更坚固、更隐蔽、更难以改正。由凡夫心转入佛菩萨那样的大慈大悲，不仅要以柔软心对待众生，深入体察其痛苦；更要以坚毅心对待自己，决不以任何理由姑息自我的诡计。

慈悲心的修习，一方面是在座上观想。按藏传佛教的要求，必须每日三次修习菩提心仪轨。修习仪轨和观想的目的，都是为了长养这一心行。我们每观想一次，慈悲的力量就在思维中得到一次强化。在佛教修行中，特别强调运用观想力来转换心念。这是因为，修行所成就的并非客观结果。如果我们要办所学校，那么客观上的一所学校就是目标所在。但修行成果主要体现于内在的转换，其关键在于心行的运作。每天不断地观想，正是转换心行的必要过程。依唯识原理而言，也就是“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”的过程。假如我们刚在座上修习了慈悲观，再看到一个原本讨厌的人，也不容易产生强烈的厌恶之心。即使没能很好地控制心念，事后也较容易意识到这一错误，并因此感到惭愧。所以，座上修行和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检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。在座上修习慈悲观和菩提心仪轨的同时，还应在生活中不断运用和调整。正如钻木取火那样，需要两块木头持续摩擦，才能碰撞出慈悲和智慧的火花。

修学佛法，最高成就正是菩提心的成就、慈悲的成就。如果说只修一法就能使我们成佛，那一定非慈悲莫属。正如《华严经》所说：“虚空尚可量，菩提心难知，所以不可量，大慈无量故。”或许有人会问，佛果的成就不是悲和智的成就吗？为何只修慈悲也能成就？这是因为，圆满的慈悲必然包含了智慧。若无空性慧为基础，慈悲亦无法达致究竟的圆满，无法摆脱凡夫心的杂染，充其量也只是有漏、有限的世间善行。长期以来，对菩提心的弘扬往往侧重于利他，未曾强调智慧和慈悲的关系。事实上，修习慈悲同样离不开般若智慧的指导。倘若有悲无智，难免会好心办坏事。所以，我们应当同时长养自身的慈悲和智慧，不可有丝毫偏废。

有了慈悲之后，应进而生起增上利乐之心，即强烈的利他心。这是发起菩提心的重要引导力量，也是发起菩提心的殊胜因缘。

2、自他相换法

除“修心七要”外，寂天菩萨的“自他相换法”也是修习菩提心的重要教授。从理论上说，“自他相换法”非常具有说服力。凡夫的特点是什么？正是爱执自我，舍弃众生，处处替自己着想，对他人漠不关心。我执是与生俱来的力量，并在无尽生命延续中得到不断的滋养和扩张。因此，这种执著几乎贯穿着一切心行，使我们滞留于凡夫境地不能超越。而我执又源自于无明，两者是构成凡夫人格的基本力量。

尽管在我们生命的某个层面，与佛菩萨是无二无别的。但我们的确还是凡夫，原因何在？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所致。一旦打破无明和我执，我们就不再是凡夫了。所有烦恼和恶业的生起，亦是源于无明和我执。我执处处替我们包装，替我们维护自身利益，想方设法地逃避一切于己不利之事。杀盗淫妄，哪一样不是因为我的贪、我的嗔、我的痴呢？我们所以纠缠于贪、嗔、痴行为中，无非是寻求快乐，绝不是为了制造痛苦。但最终结果，却给我们带来无尽的苦果。所以说，我执乃一切衰损之门。

那么，我们所建构并执著的“我”究竟是什么？当我们说到所执时，首先会涉及能执，也就是我们的意识行为。但意识所执著的这一切，不论是思维的部分，还是身体的部分，皆虚幻无常，无法从中找到固定的实质。生命的立足点何在？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处何在？我们

所执著的财富、家庭、事业都是暂时的，都处于动荡变化中。生命真正的立足点，一定不是我们意识所执著的，以“我”或“非我”皆不足以概括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意识所设定的一切自我，绝对是错误的。可这种错误的设定，无始以来却成为一切痛苦之源。我们设定了一个不稳定的对象，但作为自我来说，却要竭力维护这个不稳定。将不稳定当作稳定来维护，又是何其辛苦？可叹的是，我们始终都纠缠在这场毫无意义的奋斗中，几乎无人例外。修学佛法，首要目的便是摧毁我执。阿罗汉正是因为超越我执，方能证得涅槃、断除烦恼。

“自他相换法”的修行，虽是从凡夫心着手，但必须具备一个认识的前提，那就是深切意识到“我执乃一切衰损之门，利他为一功德之本”。这两句话极为重要，诸佛菩萨之所以能解脱生死，成就无量功德，正是因为所思所行皆从利他出发。

利他，似乎很平常，不少人都在做利他之事，包括许多没有学佛的人。但利他究竟到达什么程度？如果以一百分来衡量利他的纯度，诸佛菩萨的纯度是一百，而凡夫利他的纯度至多只有几十乃至几分，除此而外，还杂夹着贪心、我执、我慢等种种烦恼心行。作为凡夫来说，即使在利他时，生起的利他心，往往还比不上其中夹杂的我执及对功德的贪著。

最单纯的利他，才是最彻底的慈悲。其标准有二，一是达到三轮体空的程度，一是以一切众生为对象。要做到这两点，必须深刻认识到执我的过患。我执不仅力量强大，且善于伪装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哪怕是最自私的事，往往也能找到体面的借口，这正是我执的厉害之处。我们不妨自我反省一下，然后再观察一下他人，会发现人们无论做什么都能找到理由。做好事有理由，做坏事也有理由；有说得出口的理由，还有说不出口的理由；有应付他人的理由，有安慰自己的理由。所以，我们要善于揭穿自我的真面目。事实上，揭穿自我的把戏和阴谋，就象揭开自己见不得人的伤疤，痛苦是必然的。但我们别无选择，必须果断地下手，否则仍会一如既往地被我执指使，一如既往地流转生死。

利他不仅能成就慈悲的品行，同时也是打破我执的过程。如果我执还很强烈，一定无法纯粹地利他。当我们发心利他时，首先表示反对的一定是我执；当我们想着利乐一切众生时，首先制造阻碍的必定还是我执。这也从反面证明，利他是摧毁我执的有力武器。

充分认识到执我过患和利他功德之后，就有资格修习自他相换法了。将爱著自己、保护自己、处处设法利益自己的心态，转而去利益众生；将舍弃众生、对众生漠不关心、事不关

己高高挂起的心态，转而用于自己身上，这就是自他相换法的运作方式。如果我们能对有情生起利益自己那样的利乐之心，菩提心的种子就开始萌芽了。再进一步，是对所有众生平等相待，没有丝毫亲疏之别，使利他心普及于一切。自他相换法的修行，是引发菩提心的极为殊胜的方便。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去做，必定能成就佛菩萨那样的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。

3、十种因缘

汉地关于菩提心的教法，最突出也是流传最广泛的，当推省庵大师的《劝发菩提心文》。其中谈到菩提心的八相，即邪正、真伪、大小、偏圆。发心很难立刻到位，这就需要时时鉴别自己的发心是否正确，究竟是邪是正，是真是伪，是大是小，是偏是圆？每一种都有相应的标准，使我们可以对号入座，审视自己还存在哪些问题，又如何进行调整。

在《劝发菩提心文》中，省庵大师就如何发起菩提心，为我们总结了十种因缘。若是我们时常思维这十种因缘，会觉得发菩提心是人生的唯一选择，除此而外，再没什么比之更有意义的了。这十种因缘分别是：念佛重恩故、念父母恩故、念师父恩故、念施主恩故、念众生恩故、念生死苦故、尊重己灵故、忏悔业障故、求生净土故、为念正法得久故。

首先是念佛重恩。因为有佛陀宣说法要，才有了佛法在世间的流传，众生才因此找到解脱之路。佛陀以大慈大悲之心，在四十九年中苦口婆心地说法度化众生，我们如何才能报答这无比的恩情？就必须发菩提心，“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”。如果仅仅自了，是不足以报恩的。当然，前提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佛陀之恩究竟有多深。而这一认识，又是基于对自身生命的强烈关注。若是我们未将见道及了脱生死当作一回事，自然不会体会到佛陀对我们的恩德，感觉到佛法对人生的意义。若是我们已在人生旅程中上下求索，遍学世间所有哲学、宗教后仍未觅得解脱之道，最后因修学佛法而找到生命出路。对于这样的人说，才能真切体会佛陀之深恩。现代人闻法很容易，甚至坐在家里，也能通过录音、录像听闻法师说法，不易生起希有难得之心。事实上，我们闻法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对法的受用。我们对佛法越珍视，得到的受益会越大，反之亦然。

其次是念父母恩。养育之恩，无以为报。只有发起菩提心，才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。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时，其母因邪知邪见，不信三宝，结果堕落恶道。地藏菩萨闻之发起菩萨

大愿，但他发愿的当下，不仅使其母从地狱升到天上，也使当天处于无间地狱的所有众生皆上升天道。可见，发起菩提心之后，不仅能报答现世父母的恩情，还能报答多生累劫父母的恩德。否则的话，自己尚且没有出路，又如何能够报答父母之恩。

第三是念师长恩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，因为有在家的师长，我们才能了解世间的学问道德；因为有出世的师长，我们才能听闻佛法，明了解脱途径。密宗对上师极其重视，确有其特别深意。上师不仅为我们传授佛法，更能指导我们将佛法运用于修行实践。十方诸佛固然重要，若是没有上师作为桥梁，我们也无法成为佛弟子，无法于法起信，于法起修，于法得益。而有证悟的上师，本身就是佛法僧的象征。通过对上师的恭敬，还能帮助我们摧毁我执，从恭敬中获得佛法的真实受用。如何才能报答师长之恩？也必须发菩提心、绍隆佛种。师长将修行之道传授给我们，我们唯有认真地继承并弘扬，以此利益众生，才是如法的报答。

第四是念施主恩。现代人谋生相当不易，整日为生计奔忙。活着是为了生存，生存是为了活着。作为一个出家人，不必为生存操劳，可以过着追求真理、追求解脱的生活，真是天大的福报。所以，不论生活条件如何，都应对三宝和整个社会充满感恩心。如何报答十方信施为我们创造的修学条件？还是要发菩提心，精进修学，弘法利生。唯有这样，才有福报消受十方信施。

第五是念众生恩。一切众生无始以来都曾和我们互为父母兄妹，都曾有恩于我们。但在生死流转中，他们或堕落于地狱道，或沉沦于饿鬼道，或辗转于畜生道，即使有幸投身善趣，亦不能永久享乐，一旦福报享尽，必然堕落。如果我们只想着个人解脱，一走了之，于心何忍？想到众生对我们的恩情，想到众生的痛苦，我们唯有发起菩提心，以救度一切如母众生为己任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涂苦。如此，才能回馈于社会，回馈于众生。

第六是念生死苦。在无尽生死中，我们什么都曾经历过，下过地狱，当过畜生，即使生而为人，也未必活得快乐。在过去的生命旅程中，我们可能像很多人那样，不曾听闻佛法，过得庸庸碌碌、迷茫困惑。我们一天又一天地蹉跎岁月，一生又一生地浪费生命。在生命洪流中，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这一念，只有当下这个时刻，甚至明天都无法把握。我们能保证明天还继续活着吗？过去已然过去，我们无法把握；未来不曾到来，我们也无法把握。如何利用当下这一身份来改善生命？唯一可做的事，还是发菩提心。当然，也可以发出离心。

但只发出离心的话，就不能利益一切众生，终非究竟圆满的发心。

第七是尊重己灵。我们或许不曾想到，自己和诸佛菩萨、历代祖师本是无二无别的。在我们的心性中，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层面。但他们已经成佛作祖了，我们却还在轮回中流转。我们自身本具无价珍宝，如今却以乞讨为生，如何对得起自家宝藏？基于对自身生命品质的重视，我们也应该发起菩提心。否则，永远无法将此无价珍宝开发出来，只能任其湮没。当然，声闻人也开发，但不能完整开发。唯有发起菩提心的诸佛菩萨，才能彻底开发这一宝藏，圆满发挥其所有功用。

第八是忏悔业障。忏悔业障的方式很多，但最佳方式当推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之后，左右我们生命的，便是菩提心而不是业障。我们知道，推动生命流转的力量是业力。我们现在的身份，便是一期业力形成的结果。所谓命运，也与业力息息相关，由引业、满业构成生命的总报和别报，因而有一定规律可循。但命运又是可以改变的，一旦将菩提心发动起来，命运必然依循菩提心的轨道发展，而不再随业力设定的方向漂流。因为菩提心乃诸善中王，其力量之猛，不可抵挡。发起菩提心，就已把握命运之舵。所以，真正发起菩提心之后，就不必再有任何顾忌，因为菩提心的力量能摧毁一切。全宇宙的力量有多大？而菩提心能将全宇宙的力量集于一念，还有什么可以阻挡它？所以说，忏悔业障的最佳方式也是发菩提心。

第九是求生净土。净土行人通常以念佛求生极乐，事实上，往生净土的最佳方法还是发菩提心。依菩提心修行，临命终时，菩提愿王能在一念间将我们推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成等正觉，而后根据自身意愿前往十方世界转法轮、度众生。正如《普贤行愿品》所言：“又复是人临命终时……唯此愿王，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，引导其前。一刹那中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到已即见阿弥陀佛、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自在菩萨、弥勒菩萨等。此诸菩萨，色相端严，功德具足，所共围绕。其人自见生莲华中，蒙佛授记。得授记已，经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，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，以智慧力，随众生心而为利益。不久当坐菩提道场，降服魔军，成等正觉，转妙法轮。能令佛刹极微尘数世界众生，发菩提心，随其根性，教化成熟，乃至尽于未来劫海，广能利益一切众生。”

第十是令正法得久住。住持佛法，根本还是在于发菩提心。发起菩提心之后，我们的力量自然就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了。如果在凡夫心行上做事，难免三心二意。今天想着度化众

生，明天又想还是自己闭关修行。这是出家人最容易出现的心态，这一刻是进，下一刻又想退。为什么世人认为出家人消极？多是因为我们进退都能找到依据。佛法博大精深，似乎怎么做都有确凿的理由。其实不然，佛法还是有相应的标准，只是在不同阶段的修行中，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。如果我们发起菩提心，就应以能否利益众生作为衡量标准。

经常思考这十大理由，将为发起菩提心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当我们对生命进行全面审视之后，会发现发菩提心是人生唯一有意义的选择。如果不是基于对生命的终极关怀，人生似乎可以有很多选择，可以这么发展，还可以那么发展。但这些选择都不是最究竟的，只有暂时的利益。为了一点眼前利益而浪费暇满人身，这个代价太昂贵了，我们付得起吗？只怕想后悔时就来不及了。唯有发起菩提心，生命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，才能从轮回中彻底解脱出来。不仅使自己获得解脱，同时使一切众生获得解脱。

七、菩提心的特征及实践

凡夫的心灵世界中，每种心行皆有各自的特征：贪心有贪心的特征、嗔心有嗔心的特征、慢心有慢心的特征。那么，菩提心的特征又是怎样的呢？《华严经》告诉我们：“发菩提心者，所谓发大悲心，普救一切众生故；发大慈心，等佑一切世间故；发安乐心，令一切众生灭诸苦故；发饶益心，令一切众生离恶法故；发哀愍心，有怖畏者，咸守护故；发无碍心，舍离一切诸障碍故；发广大心，一切法界咸遍满故；发无边心，等虚空界无不往故；发宽博心，悉见一切诸如来故；发清净心，于三世法，智无违故；发智慧心，普入一切智慧海故。”

除此而外，许多大乘经论皆从不同角度对菩提心的内涵进行了阐述，内容极为丰富。根据我个人的修学心得，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。若能把握这几个要领，发心决不会出现方向性的偏差。

1、觉 悟

凡夫心之特点为不觉，又称无明。因无明所惑，导致我法二执及贪嗔痴三毒，由此造作轮回之业。所以，十二缘起的第一支即为无明。凡夫因无明而念念不觉。我执生起时，因不觉而陷入我执的泥沼中；贪心生起时，因不觉而陷入贪心的作用中；嗔心生起时，因不觉而

陷入嗔心的怒火中。如此越陷越深，不断执著贪嗔痴烦恼及所缘影相，长劫流转于生死轮回中。

菩提心则代表了觉悟的力量。正如《大乘本生心地观经》所言：“自觉悟心能发菩提，此觉悟心即菩提心，无有二相。”凡夫和圣贤的区别，关键就在于“迷”和“悟”一念间，“前念迷即凡，后念悟即佛；前念著境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即菩提”。发起菩提心，标志着有情生命的觉醒。这一觉醒，驱散了无明长夜，照破了生死迷梦。菩提心的修行中，必须以觉悟为本，于念念中保持觉醒，观五欲六尘为梦幻泡影，对贪嗔痴及种种凡夫心的显现了了分明，不随其转。故《大集经》云：“云何名为发菩提心？了知贪性则名发心，若复了知瞋痴悭妒阴入诸界，无明行识名色六入，乃至生老病死大苦是名发心。”可见，了知贪嗔痴的实质，也是发菩提心的重要内涵。

身为菩萨，不仅了知我执是一切过患之本，更了知利他乃成就功德之源。“菩萨”之称，源自梵语菩提萨埵，意为觉有情。因而，菩萨在自觉的同时，更以觉他为己任，以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之四无量心济度众生，共同迈向觉行圆满的境地。

2、无我利他

凡夫心是执我的。生活中，人们最常想到的正是自己。一生都在为我的衣食住行、名利地位、事业财富而拼搏。然而，世间的一切烦恼痛苦、是非纷争也无不因“我”而起。

无我，是佛法不共世间和外道的思想，佛教中列为三法印之一。无论是声闻乘还是菩萨道的修行，都是建立在无我的基础上。声闻行者因了知无我而成就解脱涅槃；菩萨行者则因通达无我而能真正利益众生。在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的过程中，最大的障碍便是我执。因为凡夫心的特点是处处为“我”着想，这一习气根深蒂固。当我们发心利益一切众生时，必然面临和自我利益的尖锐冲突。唯有铲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，我们才能在菩提大道上勇往直前。那么，如何解除这一障碍呢？佛法告诉我们，我执乃无明所致，因不了解生命真相，或执著色身为我，或执著各种想法为我，或执著财产事业为我。若以般若智慧加以透视，便能明了诸法皆因缘合和之假相，无常亦无我。

如果能够彻见“我”的虚幻不实，执我也就毫无意义，自他之间的鸿沟亦将不复存在。

通达无我，才能彻底地利他；而通过利他的修行，又能不断淡化我执。《金刚经》中，特别强调将无我正见落实于修行中：“佛告须菩提：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当生如是心，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令入无余涅槃界；如是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而无一众生实灭度者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众生相、人相、寿者相，则非菩萨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，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”类似的经文在经中多处出现，谆谆告诫发菩提心的行者，在修习菩萨道的过程中，须以般若空性慧了知“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”，如此，才能成为合格的菩萨。

3、无 限

凡夫心是有限的。其中的所有心理因素，皆来自生命延续过程中某些经验的积累，亦有其特定的对象。贪心有贪心的所缘，嗔心有嗔心的所缘，慢心有慢心的所缘，而这些所缘境必然是有限的。人们只会对己所喜乐之境生起贪著，不可能贪著一切；也只会对不如意的所缘境生起嗔心，不可能嗔恨一切。

菩提心则不同，其所缘是无限的。菩提心的发起，是缘一切众生为对象，为利益一切众生而成就菩提心行。这一点，是许多大乘经典都谈到的。《华严经》云：“菩萨不为教化一众生故发菩提心，不为教化百众生，乃至不为教化不可说不可说转众生故发菩提心，广说如阿僧祇品……是故我发此愿，净一切刹，我愿乃满。断一切众生烦恼习气，我愿乃满。”这是何等弘大深广的愿力。在《金刚经》中，佛陀亦就发心问题如是开示：“菩萨摩訶萨，应如是降伏其心，所有一切众生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湿生、若化生，若有色、若无色，若有想、若无想，若非有想、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”同样告诉我们，菩萨应以救度一切众生为所缘，不论其身处何道，也不论其生命形态如何，都是菩萨尽力救度的对象，无一例外。《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》中，则有这样一段对话：“‘世尊，云何发菩提心？’佛言：‘大王，如生大悲。’‘世尊，云何生大悲。’佛言：‘不舍一切众生。’”诸佛菩萨之心量，因为不舍众生而宽广无限。在我们所熟悉的《普贤行愿品》的十大愿王中，不论是礼敬诸佛还是恒顺众生，每一愿皆以尽虚空、遍法界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或尽法界、虚空界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为所缘境，充分体现了菩提心的广大和无限。

4、平 等

凡夫心是不平等的。因为凡夫有我及我所执，注定不能平等对待一切。因为有我，就有自他之分；有所，就有亲疏之别。身为凡夫，总是执我而弃他，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，更是充满着好恶取舍，因而导致世界的种种不平等现象。

菩萨的修行，则从不平等的凡夫心中摆脱出来。发起菩提心之后，一方面要通过闻思经教认识到一切法的平等性，认识到一切众生的平等性；一方面要在观修和实践的过程中，对一切有情生起真实的平等心。对于菩萨道行者而言，倘若还有丝毫好恶亲疏的分别，就不能成为合格的菩萨。正如宗大师在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中所指出的那样：“若不先断除对于一类有情起贪，及对一类有情起嗔之分类，而修平等心者，则任随生起慈悲，仍有类别。”所以，平等舍心也是菩萨行者所应修习的重要内容。

菩萨的慈悲，乃“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”。无缘，即没有任何附加条件；同体，即没有自他和好恶亲疏之别。这样的慈悲，是建立在自他平等的基础上。《普贤行愿品》告诉我们：“以于众生心平等故，则能成就圆满大悲。”因为对一切众生都能平等无别地看待，才能成就究竟圆满的大悲。事实上，不仅菩萨行者应常行平等法，佛陀自己也是这样为我们作出了榜样。《佛说海意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》中，与会菩萨如此赞叹道：“了知平等菩提心，世尊常行平等法。”世尊所行，正是说明了修习平等心的意义所在。

5、无相、无所得

凡夫心是著相的。因为凡夫充满着自性见，对身心世界的一切都生起实在感，执著有实在的美丑、垢净，有实在的我、我所。所以在做任何事的过程中，都带着有所得之心。若是立足于有相、有所得的凡夫心，无论怎样努力，最后成就的仍是凡夫心。

而菩提心是无相的。首先，“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”，发心即是无相。其次，在行菩萨道过程中亦不能住相，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说：“（布施时）应不住色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”在这段经文中，佛陀告诫我们：布施时不可住布施相，不可执著有能施的我、所受的他及所施之物。唯有三轮体空，才能圆满布施波罗蜜，才能成为菩萨道的资粮。否则，与人天善行何异？布施是如此，六度万行莫不如此。第三，

菩萨修习一切法门时，不仅不能住相，更不能生有所得心。这也就是《金刚经》所强调的，“实无法名阿罗汉。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，则为著我人众生寿者。世尊，佛说我得无诤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我不作是念，我是离欲阿罗汉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，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。以须菩提实无所行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。”无论是住相或生有所得心，都是凡夫心的表现。唯有通达无相、无所得，才能成就胜义菩提心，圆成无上佛道。

菩提心的实践，由愿菩提心而落实于行菩提心。无论是发愿还是行持，都应依菩提心的特征进行检讨，检查一下这一心行是觉还是不觉？是有我还是无我？是利己还是利他？是平等还是分别？是有限还是无限？是住相还是离相？是有所得还是无所得？菩提心的实践过程，正是不断调整心行的过程。如果我们的发心是不觉、有我、利己、分别、有限、住相、有所得的，那就说明我们还是地道的凡夫。反之，如果我们的发心具足觉悟、无我、利他、平等、无限、无住、无所得的特点，才是合格的菩提心，是与诸佛菩萨不二的心行。

八、菩提心的实践典范

论及菩提心的实践典范，首推诸佛菩萨。我们读诵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》等大乘经典时，不应仅仅关注佛菩萨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，更应看到佛菩萨是如何成就的。他们在因地的实践和法门，正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最佳榜样。诸佛菩萨都有各自的愿力和行门，或是从大悲入手，或是从智慧入手，为我们展现了不同的修行道路。

如果感觉自己和文殊菩萨比较有缘，可以选择文殊法门修学，象文殊菩萨那样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感觉自己和地藏菩萨比较有缘，可以选择地藏法门修学，象地藏菩萨那样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如果以观世音菩萨作为修学榜样，就应以观音菩萨的愿力作为自己的愿力，以观音菩萨的行持作为自身的行为标准，象观音菩萨那样寻声救苦，千处有求千处应，万人称念万人灵。如果以阿弥陀佛作为修学榜样，就应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作为自身的修行理念，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就是成就清净国土、利益无边众生。我们甚至可以观想自己是

观世音菩萨或阿弥陀佛的化身，确立了这样的身份，更能策励我们以诸佛菩萨之大愿为己任，发心求正觉，忘己济群生。学佛者固然应当谦和低调，但这种勇于承担的精神却极其重要。否则的话，甘居凡夫阶位，只知向佛祈求，不知行佛所行，如何能于自身成就佛菩萨的品质？当我们在内心将自己定位为诸佛菩萨化身后，还应心行上不断向他们靠拢，最终觉行圆满，与观音菩萨或阿弥陀佛无二无别。

事实上，观音菩萨和阿弥陀佛在因地上也是这样成就的，不仅他们是这样成就的，诸佛菩萨都是这样成就的。释迦牟尼佛之前还有很多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佛之前也有很多阿弥陀佛，所谓“南无西方极乐世界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”。他们最初修行时，也是寻找一位古佛作为学习典范。观音菩萨是向观音古佛学习，然后修习大悲法门而成就。佛菩萨是这么做的，我们也完全可以这么做。直接从某位佛菩萨的愿力和行门着手修行，观想自己就是观音菩萨或阿弥陀佛的化身，会得到极大的加持力，比单纯依靠一己之力修行更容易契入。

在藏地，时常听说某位祖师是观音菩萨化身，某位祖师是文殊菩萨化身。事实上，将某位佛菩萨作为本尊修行，最后所成就的正是这位佛菩萨所具备的品行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些说法并非没有根据，不必视为神话。当然，不排除其中有附会和渲染的成分。本尊的修行其实并不神秘，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中的某些方法运用于菩提心的修习中。我平时住在南普陀后山，那里是观音菩萨的道场。我在禅坐时，就将整个五老峰观想为观音菩萨的坛场，将自己观想为观音菩萨的化身，具备观音菩萨那样的大慈大悲，然后将这种悲心散发到十方世界，希望所有众生都因这种无尽的慈悲而离苦得乐。当我们作这样的观想时，心行和观音菩萨的心行是相应的。当然，我们还达不到观音菩萨那种纯度和强度，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。但通过不断的修习和强化，就能在心行上逐渐接近观音菩萨。久而久之，不仅能在座上观修时对有情生起无限悲心，也能渐渐落实到生活实践中。到那时，我们就是观音菩萨名符其实的化身了。

我们可以将大乘经典中重要的佛菩萨及相关修行法门都查找出来。有关观音菩萨的内容，整理成“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”；有关地藏王菩萨的内容，整理成“地藏菩萨与地藏法门”。这需要作两方面的工作，一是这位菩萨在因地上如何修行，二是这一法门具有哪些特

征。这样，不仅对我们自身修学大有裨益，也能为发心修学菩萨行的同道提供学习方便。这方面的内容，藏传佛教也许多值得参考之处。在大乘佛教中，不是缺乏修行方法，而是我们不曾注意到，不曾找到契入的方法。

《华严经》云：“心、佛、众生，三无差别。”在法性的层面，我们和佛菩萨并无本质的不同。相反，我们和佛菩萨具有本质的相同。当我们在观想中将自身与佛菩萨融为一体时，在心行上产生作用的，恰恰就是佛菩萨的品质。通过这种观想，通过对佛菩萨行为的仿效，我们才有可能启动生命内在与佛菩萨无二无别的高贵品质。否则，我们的修行将永远落于凡夫心上，无法实现本质的超越。

尽管我们与佛菩萨有着本质上的相同，但在心目中，始终觉得佛菩萨遥遥不可及。原因在于，在我们生命中产生主导作用的始终都是凡夫心，最终成就的自然也只能是凡夫心。如果我们能根据佛菩萨的愿力修行，心行就会逐步向其靠拢。在修行之初，这种愿菩提心仍属于世俗菩提心，而非胜义菩提心。但我们不必因此气馁，这种世俗菩提心如果调到位的话，就像透过玻璃看到的虚空，和实际虚空之间虽然隔了一层，却已经接近了。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，终有一天会将这面玻璃砸得粉碎，将自己溶入空性的海洋中。

我觉得，仔细研究大乘所有菩萨行门的话，完全可以将其归纳为具体的修行指导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，能够引领我们按部就班地修起来。事实上，从行门入手比从理上入手更有力量。佛教徒中，有相当一部分修得很冷漠。他们中的大多数，都是从理上入手，过分沉溺于理论中，对现实却漠不关心。如果我们从菩提心入手，以诸佛菩萨的行门为起点，然后通过见来调整心行，学佛将会非常积极主动。我们将会积极地弘法利生，积极地担当菩萨事业，而不仅仅是以“少事少业少希望住”自足。

九、结 语

菩提心的内容介绍到这里。这只是从整体上为大家简要介绍了发心纲领。其实，每部大乘经典都可作为菩提心的教材，可立足于菩提心进行诠释。无论是《华严经》、《金刚经》还是《大智度论》、《瑜珈师地论》，皆有各自完整的发心方法，代表着不同的发心层次。

我们有幸听闻佛法，找到解脱生死烦恼的方法，实为多生累劫的福报。无始以来，我法

二执始终在伤害着我们。如果不能在修行上有所突破，同样的烦恼会尽未来际困扰我们，这正是学佛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。与生命内在的改善相比，外在的一切都微不足道，多一些知识或是多一个文凭，有如梦幻泡影。即使像国王那样坐拥天下，也不过是几十年的荣华富贵，短暂而虚幻的。在无尽的生命洪流中，修行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只有沿着佛陀指示的解脱之路走下去，我们的才能找到光明，才能从生死大梦中醒来。

发起菩提心，是对自我的巨大挑战，这也是发心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困难。但只要将菩提心发到位，一切烦恼便不在话下。因为烦恼无非是因我法二执而起，而菩提心正是摧毁二执的最佳利器。在佛法中，通常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对治不同的烦恼。但最高的修行法门，仅仅一招就将一切搞定，所谓以不变应万变。菩提心教法，正是这功力无可匹敌的一招。只要将此运用起来，所有问题皆可迎刃而解。

我真切地期望，菩提心的这一殊胜教法能广为传播，使菩提心的种子遍洒中华大地。当然，仅仅有热情还不够，以菩提心教法打前阵的同时，还须以上乘的用心方法作深入引导。正如经中所言：“菩萨摩訶萨复有二种正行坚固菩提心。何等为二？一者正念菩提行，二者修行禅定断诸烦恼行。”般若和方便，一为母，一为父，两者缺一不可。成佛是悲和智的成就，具体而言，正是菩提心和空性见的成就。若是从这两方面入手，成就一批真正的修行人，汉传佛教的面貌必有全新改观。

认识菩提心·问答篇

修学菩提心的行人，应经常读诵《华严》。经中描述的菩萨境界可谓波澜壮阔，其精神、愿力和修行，无不令人倍觉震撼。依菩提心修行，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修行方式，因为它要求我们主动塑造和佛菩萨相应的品质。这并非空洞的口号，心行的运作方式正是如此，如是因感如是果，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。过去我们讲因果，往往着重于外在现象，如三世因果。但这里强调的主要是内在因果。当我们起心动念却未付诸行动时，表面看来似乎未造成任何结

果，事实上，它已在我们内心留下相应的影像。善念固然是功不唐捐的，恶念却也是罪责难逃。什么样的心所在活动，生命中与此对应的某种品格即随之发展壮大。我们可以为自己不如法的行为找到一百个理由来应付别人，可以粉饰错误，甚至可以颠倒黑白。但我们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涂改留在内心的影像，也无法请它高抬贵手，接受我们编造的借口。对于心行及其运作方式的认识，唯识教法对我们很有帮助。因为唯识着重谈的，正是妄心的层面。我们的心，仿佛最忠实的记录者，事无巨细地记录着心行的所有变化，无一遗漏。所以，不要存有任何侥幸心理，那只能是自欺欺人。

对于学佛者来说，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修行之路，并非易事。在我个人的学佛过程中，与菩提心教法似乎特别有缘，不仅契入速度最快，且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受益，深觉这一法么之殊胜和威力。这种认识既包括理解上的，也包括心行上的。当我了解到菩提心教法的殊胜后，立刻发愿将此作为尽未来际修行和弘法的核心。我希望，这一教法也能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。

学员：发菩提心是否必须以出离心为基础？

法师：出离心和菩提心属于两种不同层面的发心。大乘经论中主要以菩提心为主，很少涉及出离心。而在《阿含》等声闻经论中，则以出离心为要，也很少谈到菩提心。将出离心和菩提心联系起来，主要体现在宗喀巴大师所建构的《菩提道次第论》中。

早期的声闻行者可分为两类：一是趣寂声闻，一是回小向大声闻。趣寂声闻发出离心，且一发到底，直接成就阿罗汉果，不更进求佛道。因为他们出离三界之意向极其强烈，别无他求，因此佛陀演说《法华经》前有五千声闻退席，这类属于定性声闻。还有一类声闻，自接触声闻教法后又有机会学习大乘教法，最终回小向大，由出离心转向菩提心。

民国年间，太虚大师对法尊法师翻译的《菩提道次第论》极为赞叹，因为这条路确实比较稳当。宗大师以出离心、菩提心、空性见建构的三主要道，纠正了学人修行过程中极易出现的不少流弊。以出离心为基础，既帮助我们摆脱凡夫心，又能帮助我们引发真实无伪的菩提心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尽管许多大乘经论中并未强调这一次第，而是直接由发菩提心入手。但解脱生死轮回之苦，始终是学佛修行的重要前提，因而其建构亦不违大乘思想。

若是出离心仅指出离轮回及对三界的执著，这一内涵已囊括在菩提心内。菩提心具备无

相、无住、无所得的特点，自然不著五欲六尘。所以说，菩提心本身就含摄了出离心的部分内涵。如果根机特别好的人，可以直接从菩提心入手。这也是大乘经教往往只谈发菩提心却未强调出离心的原因。只是对一般人而言，菩提心不容易立刻发起来，更不容易发到位。若知见不清，发心过程中极易与凡夫心混淆，根本不清楚自己发的究竟是什么心，甚至将人天乘的善心当作菩提心。如果以出离心为基础，菩提心的纯度就会更有保障。

我们还要注意的，发心固然可以沿着从出离心至菩提心道路前进。但发起出离心并证得空性之后，未必能成就大慈大悲，未必能导向菩提心，否则就没有声闻乘和菩萨乘之分了。汉传佛教中，禅宗行者也好，净土行者也好，虽然学的是大乘佛教，诵的是大乘经典，但往往只发了出离心，将个人了生脱死当作一切，反而忘却了菩提心。菩提心的发起，必须通过相应的观想和修持，才能将本觉中的悲心引发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它并非任运就能生起，而需要特殊因缘的引发。正如修习禅定未必能开显智慧一样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似乎得定之后无漏智慧必将一触即发，喷薄而出。事实非如此，否则，外道如何将四禅、四空定以为最终目标，当作究竟涅槃呢？“由定生慧”固然是不错，但得定只是发慧的条件之一，最终还需透过无常观、无我观、缘起观的修习，才能引发无漏智慧。

学员：若无出离心为基础而直接发菩提心，能否断烦恼、了生死？人生佛教与菩提心的关系如何？

法师：发起菩提心，连佛果都能成就，难道不能断除烦恼吗？所有的修行法门中，以菩提心的功德和力量为最。关于这一点，《华严经》弥勒菩萨赞叹菩提心的颂文中阐述得极为详尽。

现在所提倡的人生佛教，如能赋予菩提心和空性见的内涵，就能直接抵达佛果，真正贯彻虚大师所说的“人成即佛成”。但从目前来看，人生佛教的弘扬确实存在肤浅化的倾向，有必要对其内涵进行深化。道在人弘，人生佛教的旗帜固然契机，关键还在于怎样弘扬，赋予其什么内涵。

学员：发心是否也有顿渐之分？是否有可能直接由胜义菩提心契入？

法师：法门的顿、渐不同，是由知见高低决定的。《华严》可谓圆顿之极，其中“初发

心既成正觉”，乃一超直入如来地，实为至高无上之法。而禅宗和大圆满的教法也告诉我们，即使在凡夫心的层面，觉悟心也是触手可及的。烦恼亦无自性，若体会得这一点，每个念头生起的当下即可获得解脱。如同蛇，自能将反复缠绕所成之结解开，毋须再假他力。不过，这些教法固然能使我们修行成就、了脱生死充满信心，对根基的要求也更高，未必都能修得起来。相比之下，唯识教法是从妄心的层面入手，比较容易把握。但依唯识教理修行，发心就是发心，结果就是结果，三大阿僧祇劫且慢慢走来，成佛似乎变得遥不可及，很难相信现生可以见道，可以了生死。所以，唯识学人在修行上往往容易松懈。民国年间，许多学唯识的后来多学成哲学了，这一流弊影响至今。

修学佛法的常道，是从愿菩提心、行菩提心而进至胜义菩提心。一般来说，可以先从这一常规路线入手，积累一些资粮，才有机缘接触到直接契入胜义菩提心的教法。

学员：在发菩提心的过程中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

法师：发心过程中，最大的敌人正是“我执”。“我执”无比狡诈，会利用我们所学的一切知识甚至佛法来干扰我们的心，其理由往往冠冕堂皇，让人无法拒绝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：自己究竟要成就什么？这点非常重要。我们的发心，决定了最终的成就。但涉及具体事务时，往往很难意识到究竟是哪种心正在作用。比如我们住持道场、弘法利生，看来似乎都是在发心。或许我们自己也以为是在大转法轮、广渡众生，以为和佛菩萨相差无几。可是，真正的心行基础是什么呢？仔细分析的话，可能是贪著，也可能是我执，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。到后来，事业做得越大，对事业的贪著也越深。如果这样，最后成就的必然是“我执”，是地道的凡夫心。

学员：我们应当首先利益众生，还是成就后再利益众生呢？自利和利他是否有先后的次第？

法师：在菩提心的教授中，有三种不同的发心方式，即国王式、船夫式和牧人式。

首先是国王式的发心，认为利益众生的首要是自己先成为国王，然后才有能力广济群生。这种发心侧重以自利为主，修行达到相当程度后再开始利他。当然，其修行目标始终是“为利有情愿成佛”，而不是为了个人成就。藏传佛教中的米拉日巴尊者，即属于这类发心。

其次是船夫式的发心。船夫和乘客同舟共济，同时修行，同登彼岸。

第三是牧人式的发心。地藏菩萨就是其中的典型，其愿力为“众生渡尽方证菩提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”，只考虑众生，完全没有考虑自己。

关于这几种不同的发心方式，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选择。有些人可能适合做国王，有些人可能愿意做船夫，也有些人可能希望做牧人。但不论选择什么方式，其共同前提和发心基础都必须是利他。也就是说，在发心过程中不可有任何夹杂。若是有丝毫的杂染或自利色彩，我执必然无法彻底破除，无上菩提的成就也必然受到影响。

学员：藏传佛教中谈到，发菩提心者不可以舍弃任何众生，但又特别强调应远离破戒者，这一矛盾应如何解决？

法师：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，需要亲近善知识，远离恶知识。孔夫子亦云：无友不如己者。也就是说，应与胜过自己的朋友交游，如此才能见贤思齐。这一教授，对于初学者尤其重要。因为初学者往往善恶不辨，易受环境影响，所以对环境的要求必须严格一些，于增长学业和完善人格皆有益处。

但学有所成之后，则应以度化一切众生为对象，此时便无善知识及恶知识之分了。地藏菩萨发愿前往地狱，一定不是去那里亲近善知识的。从菩萨道来说，发起菩提心后，一方面要亲近善知识，一方面要从悲心出发利乐一切众生。若欲圆满无上佛果，绝不可舍弃任何众生。当我们说到不舍一切众生时，关键在于心行。只要对每个众生都怀有平等无别的慈悲，慈悲便是圆满的。

事实上，这两个教授并不矛盾。佛法是针对众生的不同根基而施設，在不同修行阶段，要求也有所不同。

学员：如何才能圆满自己的发心？

法师：无上菩提的成就，固然是以一切众生作为度化对象，但并非将众生度尽才能成佛，因为度众生也是因缘法。佛果功德的积累，也不在于达到怎样的量才能圆满。在一般人的理解中，总以为菩萨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必须积累多少福德，度化多少众生才能合格。就象在社会上，获得博士学位、教授资格需要多少成果那样。但我们要知道，成佛并非事相上的

成就，亦非外在功德的成就。若是执著功德相，必定无法成为佛果的资粮。

当我们说到度化一切众生时，别忘了自己也是众生。当然，关键不在于度了自己还是他人，而在于我们的发心是否缘法界一切众生。当我们修行时，不在于修利己行还是利他行，也不在于修止观还是修布施，关键是看这一行为的发心是什么，所缘又是什么？这才是根本所在。若是发心圆满的话，所修一切善行包括自身的修证，都能使我们在短时间内圆满成佛的资粮。

理解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无论是国王式的发心，还是船夫、牧人式的发心，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。即使暂时将重点放在自我修证上，发心也是为了利他而非个人解脱。而修利它行的时候，则应缘无限而非有限的众生，这才是发心的关键所在。禅修属于自利还是利他呢？若是因为厌恶人世、逃避众生而参禅打坐，对众生缺乏悲心，仅以自了为足，当然不属于利他行。反之，若是为了更好地度化众生而精进修行，则是属于利他行的范畴。可见，关键取决于打坐时的发心，而不是行为本身。在修行的各个阶段，有不同的操作方式，但在发心上必须圆满，这一点极为重要。

在这个时代，更需要普及菩提心教法。学习这个教法之后，力量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。修行者以怎样的精神面貌出现，取决于自身的心行。有怎样的心行，就会形成怎样的人格，获得怎样的成就。过去，修行者更重视的是止息恶行，而菩提心教法还要求我们积极地成就善法，饶益有情，从而成就慈悲、智慧的品质。

学员：发心之初还比较猛利，但往往不能坚持，应如何解决？

法师：发心的困难，正在于发得准确，发得长久。这和“做一件好事容易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”同理。心行的力量源于积累，发一次只有一次的力量，况且这一次也未必发得准确。菩提心的教授，正是要帮助大家持续、准确地发心，通过见、定、行逐步巩固自己的发心。其中，见是用于调整心行，定和行的实践，则使菩提心在心行中产生稳定、持续的作用。如此，使菩提心的力量日渐增长。

学员：如何实践菩提心呢？

法师：菩提心的实践，包括观想和利他行两个方面。通过观想的培养，使自己时刻心系

众生，行住坐卧皆不忘利益众生。这种用心方法，在《华严经·净行品》中有很多具体指导。以这样的心做每件事，都是圆满无上菩提的善因缘。在吃饭时，希望天下众生都能衣食无忧；健康快乐时，希望天下众生同样健康快乐；遭遇挫折时，希望自己承受的一切，能使天下众生远离挫折。时刻作如是观想，菩提心必然突飞猛进。

当我们有机会行利他行的时候，应视为众生成就我们菩提心的因缘，本着感恩心去做。而在做事时，随时调整心行，念念不忘是为利益一切众生而做。在菩提心没有成就之前，这样做确实会有些难度，但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并坚持不懈地练习，这一心行就能得到巩固。久而久之，菩提心就能自然运行起来。

学员：菩提心与正见的关系如何？

法师：发起菩提心之后，见就有了用武之地。无论是中观见或唯识见，都能指导我们调整心行，帮助我们将附在菩提心上的杂质一一剔除。强调发菩提心的重要性，决非否定教理的作用。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，不可将谈空说有作为修学目的。

在学佛过程中，正见极为重要。知见不正，修行必然无法提高。禅宗也很重视见的作用，所谓“只贵子见地，不贵子行履”。当然，这个见不仅是闻思的见，更是心行的见。心行上的见若是没有摆正，即使每日精进苦修，未必能成正果。反之，见若是摆正了，搬柴运水、语静动默皆为无上妙行。

所以说，见和菩提心是一体不二的。见需要一个着力点，才能发挥其功用。发起菩提心之后，见就找到了着力点。

学员：如何看待五种姓？如果一个人注定了是无种姓，是否还能发菩提心？

法师：唯识宗将种性归纳为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无种性和不定种性五种。按唯识的说法，种性已决定了将来的成就。若是不具备菩萨种性，成佛必定无望。若是具备菩萨种性，生命起点就高于声闻。

众生虽然是平等的，但无始以来的积累，确实造就了生命起点的不同。有些善根深厚，有些障深慧浅。有些生来具有菩萨倾向，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；有些则天性冷漠，对社会漠不关心。但从缘起看世间，我们不应将这些倾向理解为固定不变的。所以，我个人比较倾向

一切众生皆可发起菩提心，皆可培养起菩萨种性，但因为起点不同，难易程度会有所不同。对于那些乐于助人、充满悲悯之心的人来说，菩提心和其性情较为相应，发起来相对容易。而对于那些性情冷漠、孤僻的人来说，发心的难度自然大得多。但只要努力并切方向正确，最终都能获得成就。

学员：应当如何抉择利他行？比如吃不完的饼干，应该喂鱼还是和乞丐结缘？有人说，喂鱼不会造业。但也有人倾向于布施乞丐，因为人身难得，比鱼离成佛更近。

法师：从菩提心的教法来说，等到把人救度完之后才开始对鱼慈悲，本身就是不对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菩提心永远无法圆满。众生是帮助不尽、救度不完的，何时才有成就的一天？所以，关键不在于度化的客观结果，而在于面对每个众生时都充满慈悲，决不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位。不论对于动物还是人，都应具有平等无别的悲心，这样的心行才是圆满的。若心中还有高低之分，最后所成就的只能是不平等的心，是凡夫心。而平等的心，才是诸佛菩萨的慈悲心。发心是什么，最后成就的就是什么，这一点必须牢记在心。

另外，利他还有智慧。象这样的情况，究竟谁更需要？怎样分配更合理？有了智慧，自然就知道如何抉择。恒顺众生，并非众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，更不是顺着众生的欲望和贪、嗔、痴行事，必须考虑对众生是否真正有益，以此作为取舍标准。所以，在菩提心的实践中，首先发心必须纯正，然后再以智慧进行抉择。

学员：请问学习中观和发菩提心的关系？

法师：性空见，是菩提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为菩提心所具有的无相、无我、无所得等特征，皆属性空见的范畴。若是没有这些认识，菩提心必然发不到位，也根本无法圆满。但这并不是说，需要在菩提心之外另立性空见。三藏十二部典籍和一切修行法门，都可汇归于菩提心，并在修学菩提心的过程中找到位置。所以说，菩提心是佛法的核心。

当然，菩提心还要落实到生活中去检验。每一种负面情绪的生起，都是因为对众生的抵触，由此唤醒不愉快的心灵频道，反之亦然，这是心行的运作规律。如果菩提心发到位，具有无相、无我、无所得的特征，便能容纳一切众生，进一步，就能对一切众生生起慈悲之心。

学员：菩提心应如何落到实处？

法师：我们的心行虽然属于凡夫心，但即使在这个层面，若有上乘的用心方法，也是可以触及本觉的。首先，必须找到心行的立足点。凡夫心的立足点是分别、执著、有限，这就需要我们去调整，向平等、无相、无限靠拢。当然，做起来确实有一定难度，因为凡夫心的力量很大。但是，不要预存菩萨道很难、成佛很难的心态，这种畏难情绪是发心的极大障碍。事实上，每种心行力量都是培养起来的。聚沙能够成塔，是因为点滴的积累；愚公能够移山，是因为不懈的努力。其中还有个关键是，必须真切认识到菩提心的重要性，认识到这是学佛的唯一出路。否则，不要说救度众生，自顾尚且不暇。基于对自身生命的负责及对众生的慈悲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唯有全力以赴地做。

发菩提心成就的先例不是没有，恒河沙数诸佛都是这么走过来的。

【济群法师主页】 <http://www.jiqun.com>

【济群法师博客】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jqun>

【济群法师微博】 <http://t.sina.com.cn/jiqun>

【西园论坛】 <http://bbs.jcedu.org>

【戒幢佛学教育网】 <http://www.jcedu.org>

【西园寺法宝结缘处】 <http://book.jcedu.org>